

我和 慈禧太后

[美] 德龄 / 著 富强 / 译



德龄，美籍华人，慈禧太后御前首席女官，负责照顾慈禧的生活起居，颇受宠幸。作为太后身边为数不多的亲信之一，德龄也许是最有资格给慈禧立传的。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UBLISHING

我和慈禧太后



Imperial Incense
by Der Ling Princess

「美」德龄／著 富强／译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和慈禧太后 / (美) 德龄著; 富强译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2007. 9

ISBN 978-7-80195-558-6

I. 我… II. ①德…②富… III. ①西太后 (1835~1908) —
生平事迹②宫廷—史料—中国—清后期

IV. K827=52 K252.0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43498 号

我和慈禧太后

作 者 [美]德龄 著 富强 译
责任编辑 孙红梅 责任校对 艾妮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佳艺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开
印 张 20
字 数 280 千
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195-558-6/K·120
定 价 30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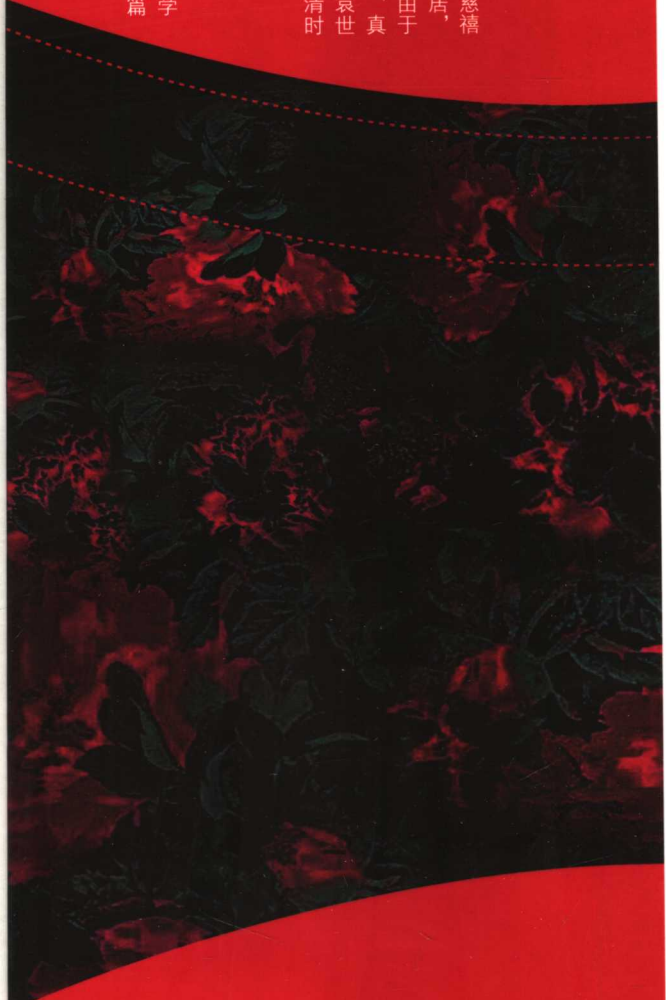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德龄

(1880~1926)，女，满族，后来加入美国籍。作为慈禧太后御前首席女官，德龄负责照顾慈禧的生活起居，颇受宠幸。本书主要讲述慈禧太后的晚年生活，由于作者有机会亲密接触慈禧，所以其叙述颇为细腻，真实感强。同时，以慈禧为线，也刻画了光绪、袁世凯、荣禄、隆裕等人的形象，从侧面反映了晚清时期的中国历史。

富强

满族，沈阳人，毕业于四川大学、北京大学，文学硕士。曾任大学教师、编辑、自由撰稿人，有多篇学术论文发表，有多部著作、译作问世。



责任编辑：孙红梅

MY
时代先锋
读图时代

1928年7月，军阀孙殿英带领工兵炸开慈禧太后的陵墓，进入墓室盗宝。慈禧金棺的底部，铺着金丝织成的褥子，厚7寸，缀有大小珍珠10000多粒、红宝石85块、白玉200多块，上面铺了一层珍珠，共2400粒。尸体上盖着一条金丝与锦缎混纺的被子，织有汉字陀罗尼经文25000字，缀有800多粒珍珠。尸体头上的凤冠更是镶满宝石，其中一颗珍珠重4两，大如鸡蛋。最令人称奇的，是尸体口中的夜明珠，分开时是两块透明无光的珍珠，合在一起就会射出绿色寒光，可以照亮方圆百步。

慈禧太后统治中国48年，占整个清朝的1/5，仅次于康熙、乾隆。无论生前还是死后，慈禧的奢侈腐化都是匪夷所思的；与此同时，作为大清帝国的统治者，她的昏庸无能也有目共睹。

1894年，慈禧六十大寿，准备在颐和园大肆庆祝。恰巧这个时候，日本侵略中国。中外舆论认为，中国必胜。慈禧主战，“不准有示弱语”。但是，当有人提出全力支持前线，主张将庆典的费用移作军费时，慈禧却勃然大怒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今天谁让我不高兴，我就要他一辈子不高兴！”

1900年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。不久，慈禧太后发布《议和大纲》，宣称：“量中华之物力，结与国之欢心。”后来签订《辛丑条约》，既割让土地，又赔付巨款，本息合计9.8亿两白银，这意味着每个中国人要拿出二两白银。款额如此之高，以至于作为战胜国的

美国自觉惭愧，主动归还了自己那份的一半，帮助清政府建立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（即清华大学前身）。

1906年，日本和俄国为了抢占中国东北，在中国土地上大打出手，清政府竟然发布上谕，表示“局外中立”。

可以说，慈禧太后是清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统治者。但是从某些角度看，慈禧太后又是一个强有力的女王。她手下的能人太多了，曾国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李鸿章、骆秉章，任何一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；就连袁世凯也不是普通的乱世枭雄。如此一大批能人甘心受慈禧的摆布，足见她的手腕。

亲历了晚清宫廷生活的美国传教士赫德兰（Issac Taylor Headland）认为：“慈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人，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。……就性格的坚强和能力而言，她和任何人相比都不差。……她统治了中国将近半个世纪——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妇女没有任何权利的国度。说她是十九世纪后半叶最了不起的女人，这不算是夸张吧？”

美国学者斯特林·西格霍夫（Sterling Seagrave）则断定：“慈禧太后不是恶魔，而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，当然了，她有很多怪癖。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，她只是想保住自己的位置而已。”

西方人对于慈禧的评价往往过于“超脱”，他们毕竟没有体验过慈禧治下中国民众的凄惨生活。相比较而言，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（Reginald F. Johnston）的评价更公允一些，他说：“在清醒的中国人看来，慈禧要对清朝的灭亡负主要责任，是中国日益衰败的罪魁祸首。我大致同意这种看法，但是想补充一点：慈禧只是一个愚昧无知的女人，不可能对一切坏事负责，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罪责都算在她的名下。……她毕竟受到各种制度的制约，而这些制度并非她的独创，是祖先传下来的。她的恶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腐败的传统，不全是她自己的问题……”

不管怎么说，这位处于权力巅峰的女人的确犯下了诸多恶行；与此同时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慈禧太后必然也有她的无奈和苦衷，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。

对于这不为人知的另一面，叙述得最为真实、细致、生动的，恐怕就是美籍华人德龄了。德龄，满族人，慈禧太后晚年的首席女官，贴身服侍太后的生活起居长达两年，而在宫廷内生活的时间则更长。由于这种便利条件，德龄对于慈禧的了解要比一般人真切得多。在德龄笔下，慈禧太后是一位尝遍了生活和权力之酸甜苦辣的女性，既专横霸道、冷酷无情，同时也多愁善感，内心世界极为丰富。

本书原著为英文，初版于1933年初的美国。1934年4月起，中译本在上海《申报》副刊逐日连载。连载完毕不久，即由该报印出了单行本，从1936年至解放前夕，再版八次。

目录 CONTENTS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遍地金沙 | 1 |
| 老佛爷的新玩具 | 5 |
| 火车员工 | 10 |
| 铁路官员 | 15 |
| 随驾大臣 | 19 |
| 尊贵的銮舆 | 27 |
| 接驾 | 33 |
| 御衣库 | 40 |
| 御膳房 | 46 |
| 光绪皇帝 | 55 |
| 伴君如伴虎 | 64 |
| 列车上的小朝廷 | 72 |
| 在旅途中 | 81 |
| 袁世凯 | 91 |
| 坍塌的长城 | 102 |
| 老佛爷回故乡 | 112 |
| 盛京故院 | 123 |
| 历朝皇帝的遗物 | 131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狐仙塔 | 142 |
| 射圃 | 148 |
| 同治帝的忌日 | 160 |
| 奉旨点戏 | 171 |
| 归心似箭 | 178 |
| 太后与春蚕 | 189 |
| 皇宫里的手艺人 | 196 |
| 参拜太后的狗 | 216 |
| 奇珍异宝 | 224 |
| 泛舟昆明湖 | 232 |
| 御医 | 240 |
| 宽容与仁爱 | 255 |
| 荷花的奇迹 | 261 |
| 太后喜欢吃人奶 | 269 |
| 皇家花园 | 286 |
| 沐浴 | 294 |
| 不祥之兆 | 301 |

遍地金沙

那年春天，北平城内的桃花似乎比往年都要烂漫。风吹得花瓣到处都是，地上像是铺了一条红色的毯子，连鼻子里都是桃花甜甜的香气。

当时的那条大街，直到现在还留在我的脑海里。它上面铺了一层黄色的沙土，在阳光的映照下发出金灿灿的光芒。我们这一大队人马就从上面浩浩荡荡地走过，整个行列是那么齐整、肃穆，只能听到细碎的脚步声。

这是一支耀人眼目的队伍。骑在马上的人身着锦衣华服，朝帽上装饰着貂尾。胯下的坐骑是最好的蒙古马，浑身上下油亮亮的，鬃毛又长又整齐，气宇轩昂。不仅如此，就连马鞍、脚镫都非同寻常，上面不仅有花纹等装饰，还镶嵌着名贵的珠宝。这些马每一匹身上都汇集了好几种颜色，几百匹聚拢在一块儿，在阳光下简直绚丽如云霞。

离这些马儿不远，缓慢跟随着一乘金光耀眼的轿子。轿子上面装饰着两条云中穿行的金龙，抬轿子的是十六个大内太监。轿子里面的人，面容庄严，如同庙堂之上的神圣，她就是此时的皇太后慈禧，四万万百姓的主宰。

紧跟着金色大轿的是六乘红色的轿子，分别由八个太监抬着。里面坐着的都是侍从女官，其中就包括我和妹妹容龄。

整个队伍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缓慢前行，不光是人，就连马都难得发出声音来。只有沉重的轿杠转动时发出的咯吱咯吱声，不时

打破这份宁静。再有就是李莲英，那个尽人皆知的大太监，他不停地跑前跑后，呵斥着队伍中的人。声音尽管很低，却充满了暴戾的味道。前面所说的一切，都是他一个人精心布置的。

这条路是从颐和园至热河行宫的官道，长达几百里，上面铺了一层潮湿的黄沙，是专门为太后准备的。普通百姓不仅不能在上面走，即使远远地看看这浩浩荡荡的队伍，也要被杀头，所以谁也不敢冒这么大的危险，大胆违反。拐了几个弯之后，这条金色的大道便慢慢隐没在苍茫的山谷之间了。

此时的慈禧太后心里在想些什么呢？是不是在想热河？她离开那里已经整整五十年了，五十年前的她是那么年轻、那么美丽，却仅仅做了咸丰皇帝身边的一个宠妃。后来咸丰突然驾崩，朝中两位重权在握的大臣居然开始合谋，打算把她年纪尚幼的儿子同治从皇位上拉下来。他们就是载垣和肃顺。

那时，慈禧并不熟悉朝中事务，更谈不上特殊的本领，可是，形势所迫，她必须想办法同那两个密谋的家伙对抗。结果，她在困难重重之中救出了自己的儿子，沿着这条黄色的屈曲盘旋的御道离开热河，回到了北京。那时，一路上负责保护他们的是荣禄。没有被咸丰选中为妃子的时候，荣禄是她的情人。后来，她成了咸丰的宠妃，荣禄便做了她忠心耿耿的仆从。当年的一番深情从此搁置，个中滋味又有谁能知晓呢？

现在，时光已经流转了半个世纪，那时候年轻美丽的宠妃已经成了世人敬仰的皇太后。荣禄早已作古，慈禧的爱子同治也驾鹤西去了。常伴她左右的只剩下了狡猾奸诈的李莲英，此时正跟随她，顺着这条当年的道路再次回到热河去。

紫禁城——那个勾心斗角的地方已经越来越远了。沿着这条黄沙铺就的大路不停前进着，道路依旧，可五十年的风风雨雨恍如隔世，当年的人、马早已不见了踪影。

这支特殊的队伍在重峦叠翠之间不断前行，偶尔于事先布置好



慈禧太后统治中国 48 年,占整个清朝的 1/5,仅次于康熙和乾隆。

的庙宇里稍事调整。最后，在这持续不断的长途跋涉之后，终于来到了热河行宫前的空地上。

可是，眼前的一切，如同死一般沉寂。

同样的宫殿，同样的黄色琉璃瓦，同样的麒麟龙凤绘琢于梁柱之上，可这些同北京紫禁城的宫殿相比，却少了几分细致与精巧。女官、太监、宫女们都走下轿子，悄无声息地跟随着太后，疾步前行。慈禧太后本就是走路迅捷的人，而此时此刻，从前的一切仿佛在冥冥之中召唤着她，使她不得不加快脚步，在这些凄清的大殿中间穿行。她几乎踏遍了自己当年做妃子时所有的足迹。最后，她停在了一座空荡荡的宫殿前。

“唉！这就是同治当年加冕时的宝座。现在，他好像还坐在那里，还穿着那最最高贵的龙袍——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”

她突然说话了，声音低沉而孤寂。

在热河静静的风里，一切都停驻了，唯有她的思绪在波涛汹涌。谁能想到，那时候的一场加冕礼成了她三次摄政的开端。从那时起历经的种种是非，如云烟一般从眼前闪过，是那么清晰可辨，仿佛发生在昨天。那时候，她就站在这里，就在此时所站的地方。

她就那样凝神注视着，沉默着。她的目光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婴儿，看到他正在眼前的宝座上实行加冕礼。身后浩浩荡荡的队伍，在此时，在她眼中，都恍如虚空，一切仿佛都回到了当年。

她的脚步顺着当年的足迹，又来到了另一座宫殿。她说，这就是当年安放咸丰皇帝灵柩的地方。这句话她说得真真切切，眼前似乎真的有个死去的咸丰静静地躺在那里。他撒手西去了，身后的千斤重担，全都落到了他的爱妃娇弱无力的肩膀上。而今，一切恍如隔世，当年的弱女子，已经成了万人敬畏的皇太后，成了一个垂暮的老妇人。

在没有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听太后讲过很多关于她自己

的往事。此时，真的站在这里了，昨日的雍容华贵、温柔幸福，一切仿佛就在眼前，她一一给我指点着。而她心中的悲伤又有几个人知道呢？

不过，在离开此地，回到北京，踩到颐和园土地的一刹那，一切悲痛便在我们的脑子里面烟消云散了，就像史书轻轻翻过了令人哀叹的一页，再也不会有人去翻看。

老佛爷的新玩具

那段时间，太后好像特别喜欢外出活动，大概是热河之行触动了她的某根神经吧。没去热河的时候，她不过就是去紫禁城和颐和园转一转。以前她倒是去过一次西安，那还是在闹义和团的时候，可那次远行又给她留下怎样的记忆呢？唉！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。

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，她已感觉到憋闷，想想那些朝中事务，大概也产生了厌倦之心，这时候的她似乎特别向往不大一样的生活。加上我平日里的想法，或多或少也影响到了她，以至于让她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，也让我背上了一个让人戳脊梁骨的罪名。

我和妹妹对我们满族人的故土有着深深的眷恋，对我们的族人怀抱着某种神秘的猜想，这就成了人们指责我撺掇太后去奉天的原因。其实，自从我们的先祖入关以来，能回去看看的满洲人是少之又少的，怀恋故土的又何止我一个人呢？

皇太后下定决心要去一趟奉天，捎带着还要把东陵的故宫也看上一看。这边主意一定，马上就变成了命令，电报立刻去了奉天，吩咐把一切都准备妥当。尽管和热河行宫一样，那边的宫院也常年有人照看着，可毕竟无法和紫禁城相比。因此，太后还没出发，已经有一批人先行过去，准备把那几座空闲多时的宫殿拾掇一番，让它们能像紫禁城和颐和园那样舒适、华贵。

不过，北京离奉天实在是有些遥远，太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知道自己不可能再乘銮舆去。恰好，之前她从外国铁路公司那里花天价买了一列“御用列车”。这个价钱可不是铁路公司狮子大开口要的，而是因为经手人太多，层层瓜分，以至于最后，价钱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国全年的花销。李莲英就是瓜分者之一，至于他得了多少银子，大概谁也说不清楚。

天价的专列早就买好了，太后却一次都没有用过。平日里她总在琢磨着，坐火车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感觉，这次终于可以感受一番了。另外，更让她期待的是，趁着去奉天的这次机会，可以瞅一瞅自己治下的这片土地。离开北京，对于她来说实在是非常难得；再有，她还想看看老百姓，可这只能是停留在她脑子中的一个想法而已，因为普通百姓是根本无法见到她的。只要是圣驾出巡，闲杂人等是绝对不准在大路上停留的，即便是周遭小街巷的行人，也会被驱赶得一干二净。

不过，百姓的眼睛是遮不住的。我和妹妹都知道，只要是皇太后或皇上经过的时候，街道两边的居民们都会躲在家里，在窗纸上挖个小洞偷偷地看。幸好，皇太后的銮舆和女官们的红色轿子全都遮掩得很严实，百姓们所看到的只是外面的一切，根本看不到我们这些人。我偶尔会把自己的轿帘拉开一点点，看看外面，但也只是那一点点，否则外面的人会看见我，那样就太不成体统，别人更会以此兴风作浪，对我大加指责。

去奉天的事情已经确定下来，可真正启程还需要做许许多多的准备。第一件要紧的事情，就是太后必须下一道正式的旨意，确定专列由北京开往奉天的具体日期。另外还要确立一条新的法律，那就是在太后专列行驶的过程中，本路段不允许有任何其他车辆出行，违令即斩。于是，在这次太后出巡的过程中，京奉铁路沿线的长官，都不免被派为基本扈从人员了。还有就是由她亲自挑选随同前往的朝臣。除此以外就全是我与大将军庆善分内的事情了，在此

不加赘述。

最先投入准备工作的应该是铁路工人，因为据估算，所有朝臣、太监、宫女，加上各种各样的家什、物品等，太后的专列至少要挂十六节车厢。另外，自从购回之后，这御用专列还未曾用过一次，为确保万无一失，肯定要先检查一番。不过，说起来这么复杂的工作，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。

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将那十六节车厢全部漆成皇族专有的黄色，唯一不变的就是前面那辆机车。唉！至今回想起来都令人遗憾万分——在我们的皇天之下、厚土之上，竟不曾有过一辆完全黄色的御用列车。大概皇太后是没有想到这一点的，否则肯定会下令将机车也漆成黄色。

虽然皇太后去奉天这件事已经成了定局，可是，照规矩还要征询一下朝中各位大臣的意见。多年来，凡是比较重要的事情，皇太后都会让他们发表一下看法。只是，在我看来，朝臣抒发己见不过是一个过场，她根本不会去重视，假如意见恰好相反，那她就更不会听到耳朵里面去了。这次照例下了一道上谕，谁知“一石惊起千层浪”，朝臣们立刻忙乱起来，奏章纷纷送到了太后面前。大概的意思都差不多，总结起来有这样几句：

“吾泱泱大国，自尧舜以来，历代帝王轻以万乘之尊试彼迅捷之器者，未尝有之。而我皇太后年事已高，尤宜珍重再三，以免我大清子民惴惴不安于贵体之安好。……况诸多朝中事宜，亦有赖太后定度，岂可废弛一日？故臣等斗胆恳请太后，万勿为夷人妖言所惑，东幸之事暂且搁置不提为宜。此乃至善哉！”

里面所提到的“夷人妖言”，就是在说我和妹妹了。在为行程做准备的二十多天里，这样的奏章几乎每天都有。皇太后对此态度漠然，奏章拿到手里立刻就成了碎纸片。这是她向来的习惯，只要见到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奏章，便随手撕掉。看到这些奏章的时候，她曾生气地说：“以前的皇帝不知道坐火车的滋味，我们便